

凤鸣高冈

凤冈县文艺作品选



凤冈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凤鸣高冈

凤冈县文艺作品选

凤冈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编

2002 年 10 月

编委会主任：李廷学

副主任：罗胜明 罗逸

成 员：赵华明 杨梓柏 王祥洲

胡启涌 杨敏

主 编：罗胜明

执行主编：罗逸

责任编校：肖平义 刘义华

封面设计：王险峰

版式设计：罗逸

凤 鸣 高 冈

凤 冈 县 文 艺 作 品 选

凤冈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编

湄潭县印刷厂 印刷

字数 220 千字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

2002 年 10 月第一版 2002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黔新出 | 图书 | 2002 年内资准字第 208 号

印数 1—1000 册

告 白

2002 年 10 月 1 日

序

何 士 光

风冈县文联的同志们编辑了《风鸣高冈》这部文艺作品选集，要我写一篇序，诚然是因为我在风冈居住过好些年，并且我也曾经写过一些文艺作品，其中有些作品曾经记述的也就是这一隅土地上的事情。

记得朱自清先生曾在他的《匆匆》里写下过这样的话：往事如轻烟，被微风吹散了，如朝霞，被初阳蒸融，这也固然是；但这如烟如霞的往事，也并不能消失，它只是散了、融了，却仍然留在人们的心间，我后来确实常常地想起在风冈县城和瑯川乡下的日子，想起它的田野、瓦檐和雨，想起它的阳光和风。我不能不感谢这些日子，许多生命的感悟和人生的真谛，便含藏在这些日子的不绝如缕的赐予之中……

而今读着《风鸣高冈》里的稿子，我自然又感觉到了这一片土地上的消息。有的文字我当初就读过，有的作者我原来就相识。或许广义地看来，我们便可以把这些作品都称为诗。夫子当年说：小子何不学乎诗？诗可以兴、观、群、怨，多识鱼虫鸟兽之名说，记得他好像是这样说的吧？那么我觉得，若有人能读一读这些作品，也必定能感觉到一方的水土和一方的人情。而这其中便会藏着感悟，能有益于我们的人生。

与时俱进 开创文艺繁荣新局面

李 本 强

凤冈山清水秀、景色宜人。凤冈这片古老而年轻的土地，古有“黔中乐土”之称，今有“黔北粮仓”之誉。在这片土地上世世代代生活繁衍的凤冈人民，不仅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而且也创造出多彩的精神财富，推动着凤冈的经济发展和进步。眼前的这本《凤鸣高冈——凤冈文艺作品选》，就是凤冈的文艺工作者奉献给我们的一份营养丰富、色味俱佳、可口的“精神食粮”。

社会的进步推动着文学艺术的发展，文学艺术反映出历史的潮流。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历史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文学艺术也呈现出丰富多彩、繁荣昌盛、百花齐放的新局面。同样，凤冈文学艺术也在这一时期展现出蓬勃发展的兴旺景象，一批文学艺术爱好者涌现出来，崭露头角，在市级以上的刊物发表了许多具有较高质量的文艺作品。这本书所选编的绝大多数便是八十年代以来的作品。凤冈文学艺术在这一时期的兴旺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但也有着与凤冈这片土地上的人和事相联系的特殊因素。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全国著名作家何士光先生，他从凤冈的乡场上走来，以其文学作品的典范作用和语言艺术的独特风格感染和影响着一代文学青年；以其言传身教引领众多的爱好者走上文学创作之路。带动了凤冈文学事业

作者系中共凤冈县委书记

的发展。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特别是九十年代中后期,凤冈文学艺术事业的发展因多种因素而显得额外滞缓。但仍有许多老作者、新作者在文学的园地里不懈地耕耘着、创造着、延续和拓展着凤冈的文学艺术之路。可以说,文学艺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作为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也深深地扎根到凤冈人民之中。

纵观二十多年来凤冈的文学艺术作品,我们可以深深地感触到,无论是小说、散文、诗歌或者是戏剧、小品、歌曲,都紧扣着时代的脉搏,紧连着民众的呼吸。或赞美故乡山水,或描写民俗风情,或反思历史,或针砭时弊,或抒发致富的喜悦,或反映贫困的烦恼,等等,无不体现作者们的真情实感,体现着作者们对家乡的爱,对人民的爱,对生活的爱,具有极强的时代感、思想性和艺术感染力。给人以启迪和思考,给人以希望和追求,给人以鼓励 and 力量。这些作品,在凤冈的两个文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我们已经迈进了新的世纪,凤鸣高冈、展翅腾飞。凤冈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时机已经到来,建设生态家园的美好蓝图已展现在我们面前。新时代需要新思维新创举,实践“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需要文学艺术的新突破。我们希望全县文艺工作者和爱好者,继续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深入生活、深入民众,创作更多更好的作品,为繁荣新世纪的文学艺术作出新的贡献。

二〇〇二年十月八日

目 录

序.....	何士光(1)
与时俱进 开创文艺繁荣新局面.....	李本强(2)

小 说

种包谷的老人.....	何士光(1)
山里人.....	赵华明(13)
刺莓.....	赵华明(26)
想飞的鸽子.....	罗 逸(38)
岁月如歌.....	罗 逸(48)
妻子的故事.....	傅世友(61)
个体户巧结良缘.....	傅贵明(68)
A 型血.....	曹维新(74)
绿波.....	冷启方(80)
削苹果.....	薛 维(88)
猫·嫁日.....	谭德录(91)
状纸.....	冉培松(95)
发财·遗书.....	邓国龙(97)
失算.....	胡启涌(98)
奖状.....	王其伦(100)
方法.....	田应刚(102)
世界屋脊上的生日.....	邱佑发(104)
两块巧克力.....	肖 敏(106)
“8·伐·罚·法”.....	罗胜谟(109)

散 文 目 录

悠悠小径长·····	傅贵元(112)
葵花秆·····	傅贵元(115)
梧桐树·····	傅贵元(116)
桃之夭夭·····	汤友裳(118)
夜读灯烛·····	汤友裳(121)
生病的日子·····	汤友裳(123)
雨滴声声·····	胡启涌(125)
“错”的美丽·····	胡启涌(128)
父亲·····	安斯寿(130)
岩树·····	赵华明(133)
迷人的林海·····	冉培松(135)
遥远的二姐·····	冉培松(138)
上关口·····	刘开忠(141)
那条小路·····	刘开忠(143)
飘动的柔雾·····	薛 维(145)
凤冈龙井·····	张耀裕(148)
登大营山·····	张耀裕(150)
感悟四洞沟·····	苏正强(153)
疔疮火·砂罐茶·····	肖平义(157)
千里广西行·····	谭德录(160)
眼前,有一幅画·····	杨 超(164)
走进金竹林·····	唐文荣(166)
腊月·····	唐文荣(169)
书的故事·····	谭克俊(171)

草长莺飞山乡行·····	谭克俊(174)
碾房纪事·····	邱佑发(176)
周末·····	陈国辉(179)
书桌·····	曹维新(181)
母亲·····	杨梓柏(183)
走过石堰塘·····	刘雨峰(186)
心灵的海·····	刘雨峰(188)
圆梦·····	冉龙江(190)
拾牛粪·····	冉龙江(192)
我的“傻蛋”妻子·····	陈昌霖(194)
再见了,书们·····	冷启方(197)
茶之味·····	田应刚(199)
读妻·····	马 鸣(201)
风铃·····	肖 敏(203)
故乡三月雨·····	罗胜漠(206)
雨落无声·····	安 毅(207)

诗 词

农民·····	安斯寿(209)
下岗的妻·····	安斯寿(211)
美丽的残酷·····	安斯寿(213)
秋渡·····	王其伦(215)
普通风俗画(二首)·····	王其伦(217)
藤·····	王其伦(219)
二十九朵康乃馨·····	王祥洲(221)
野渡无人·····	王祥洲(223)

夏荷·····	谭克俊(225)
一树梅 一支歌 ·····	谭克俊(227)
伊甸园插曲(组诗)·····	蔡万钧(229)
荒市·····	杨梓柏(234)
十一月的雨·····	杨梓柏(235)
狮子垃圾箱·····	冉培松(237)
摇滚乐的节奏·····	成丽涛(239)
春天的红子·····	成丽涛(240)
今夜举起酒杯·····	田应刚(242)
给你的信·····	田应刚(243)
我是一粒种子·····	傅世友(244)
锄草·····	傅世友(246)
现代风的情调(外一首)·····	冷启方(247)
家祭(二首)·····	刘雨峰(249)
蝴蝶的故事·····	罗胜谟(251)
高原印象·····	杨 超(253)
萍聚·····	杨 超(254)
春天的心·····	肖 敏(256)
当代酒歌(四首)·····	罗胜明(257)
秋日雨中游北京十三陵·····	王祥洲(258)
游安顺龙宫·····	王祥洲(258)
风入松·遣怀兼赠友人·····	王祥洲(259)
为凤冈小河凉桥题照·····	苏正强(259)
秋游红枫湖·····	苏正强(260)
怀念张汝舟老师·····	苏正强(260)
诗国永存·····	肖文俊(261)
夜读·····	肖文俊(261)

诗趣·····	肖文俊(261)
飞雪洞·····	黄昌霖(262)
龙井·····	黄昌霖(262)
改组·····	黄昌霖(262)
忆江南·山野雨后·····	王万常(263)
夜半江流·····	王万常(263)
西江月·游穿阡湖·····	张泽贵(264)
春游范家湾·····	张泽贵(264)
长相思·访桃乡·····	何光宇(265)
过苗岭·····	何光宇(265)
月夜游城东古龙泉·····	张耀裕(266)
清平乐·登凤冈文峰塔·····	张耀裕(266)
黄鹤楼·····	任相彬(267)
浣溪沙·庆申奥成功·····	任相彬(267)
游庐山·····	周德望(268)
杪棠茵·····	周德望(268)
凭吊圆明园·····	杨秀森(269)
硕鼠·····	杨秀森(269)
长相思·龙泉·····	骆敬之(270)
来凤冈 40 年感怀·····	骆敬之(270)
天净沙·自豪·····	唐诗品(271)
老年钱杆舞·····	唐诗品(271)
观虎丘有感·····	李秉忠(272)
泥巴桥邱氏小林园·····	李秉忠(272)
盆景·····	陈雨齐(273)
秤·····	陈雨齐(273)
且说“法轮功”·····	王天池(274)

路灯·····	王天池(274)
咏凤凰山·····	彭 泽(275)
咏飞雪洞·····	彭 泽(275)
休闲感怀·····	官忠恕(276)
游长城·····	马光湘(276)
长相思·风山青·····	谢崇志(277)
秋菊·····	张文礼(277)
沁园春·新年祝词·····	文德祥(278)
天桥桥头放歌·····	傅仁忠(278)
青玉案·暴雨夜·····	杨通华(279)
故乡河之恋·····	官正刚(279)
感悟·····	欧常军(280)
梦乡·····	王照明(280)

戏曲·词曲

村长上任·····	邹圣举(281)
元宵十唱·····	邹圣举(292)
街市协奏曲·····	成丽涛 李芳馨(295)
高肩箩·····	张小平(303)
家乡明天更辉煌·····	张小平(304)
龙的誓言·····	刘义华(305)
同撑一把伞·····	刘义华(307)
卖甜酒·····	杨继勇(309)
光棍歌·····	张耀裕(311)
中国电信·····	文德祥(313)
后记·····	编 者(315)

种包谷的老人

何士光

(一)

这里是一个村庄。这地方，是太遥远了，也太寂静了。一片窄窄的坝子，四面都有青山屏障。就连那条从小小的乡场上穿过、并且整日里都空荡荡的碎石车路，也远远地落在重重青山的那一边、那一边。至于城市呢，更不知远在何方，在哪一片望不见的天空下面。

一眼望去，只见青绿的山峦默不作语，连绵地向天边伸延，颜色逐渐变得深蓝，最后成为迷蒙的一片；一片片的杉树林和柏树林，无声而绰约地伫立，连接着一簇簇的灌木丛，一直通向好幽深的山谷里去；好久好久，远远的蓝天里才出现一片密匝的黑点，飘忽着，渐渐地近了，倏地化为一阵细碎而匆忙的雀语，仿佛被这儿的寂静惊骇了似的，一下子掠过去，又还原一片小小的黑点，消失在那样肃穆的蓝天里……

可是，这之中，有一条隐约的山路，从山垭的那儿跌落下来，先是一些窄狭的、深深浅浅的石级，折回在长满刺丛的岩石之间；后来就变成一条黄泥土的小路，弯弯曲曲地越过土丘，穿过那些低矮而茂密的青杠林；最后来到坝子上，成为一条洁净的石板小路，在溪水潺潺的田畴之中蜿蜒。在那近旁，一片杂树林子里，银

杏长得那样高，梨树带着鸦巢，村庄出现了。

开始是一处薄薄的竹林，掩映着一户人家的瓦檐。跟着，李树的枝桠里，露出一间牛圈；核桃树斜斜地荫翳的地方，现出立在石阶上房柱，还有厢房的没有漆过的壁板。人家疏落地散着，又被树木和菜地连在一起。水塘边上还能看到一间四四方方的、早年留下来的祠堂，那青色的砖壁，直让人想到这里的日子的长久……

这地方叫落溪坪，有三十来户人家。

略略地离开那连在一起的林子和人家，在石板路拐弯的地方，有一间矮小的、显得有些孤单的瓦房。它带着一个没有遮拦的、用来堆放柴草的棚子，一块很小的土坝，几畦菜地，几株桃李和一株枇杷。这是刘三老汉的房子。许多年来，他就一个人住在这里。

刘三老汉七十多岁，脸、脖颈和手，都干枯了，是深褐色的。许多年了，他似乎总是一个模样，仿佛他不曾年轻过，也不能变得更老，象这里的许多上了年纪的庄稼人一样，他不穿别的衣裳，还按照原来的样子，终年穿一件长布衫，在头上缠一块很长的白布帕，在腰间束一根揉皱的白布带，似乎这样很自在、很好，不希求别的了。人们不曾见过他分外地高兴或者忧心。他默默地，神情总是那样和蔼。白了的山羊胡微微翘着，眼睛时时眯起来，眼角那儿的皱纹深深的、弯弯的，隐约着静静的笑意。仿佛他满意日子，感谢人们和土地，之外就没有别的心事了。人们都知道，他的老伴，还有一个儿子一个姑娘，都在二十多年前不幸死去了，剩下一个么女儿，跟着就嫁到五十多里以外的七星场；从那以后，他就一个人在这里过日子。在家里，在地里，他不能很敏捷，于是就不急躁，也不停歇。

庄稼人上坡做活路，或者顺着石板路去赶场，常常从他的门前走过。这些年来，春日慵慵，人们看见他弯着腰，独自在那儿收

拾自家的菜畦；夏日炎炎，则见他坐在阴凉的檐下，久久地打一双草鞋。手不那么灵便了，薅完一畦菜地，搓好一根草绳，得多少时候呢？但是，麻雀在李树上蹦跳，抖落雪白的花瓣，长长的日影划过，田野阴下去了，接着明亮起来，这落溪坪上的日子，不是好生悠长么？他摸摸索索的，许多的事情也总是能做完。长久以来，虽然庄稼人须得一同做活路才能分谷子，乡亲们却早就不招呼他出工，秋来依旧称给他粮食。日子既一直不太平，田土里没有收成，乡亲们也没有多少能分给他的；好在他吃得很省、很少，掺和着菜叶，也就一天天过来了。正午和傍晚，他家的瓦檐上也飘浮着青色和白色的烟缕，那是柴草烧着了，他已经为自己做好饭。和落溪坪的其他人家一样，他的灶台也是月牙形的，砌在屋子中央，一眼就能看见。那时他就在灶膛跟前的矮矮的条凳上坐下来，衣衫的长长的后襟垂在地上，一个人在那儿吃饭。一碟捣碎的、掺了盐和水的辣椒，或是一碟咸青菜，就放在灶台上面，只见他双手捧着那只碗，久久地搁在自家的膝盖上。

落溪坪的人们叫他三伯或三公，逢到在近旁做活路，歇气时分就常常到他的土坝里来，卷上一匹叶子烟，坐上一阵。那年轻的后生和媳妇们就顺手操起扁担来，为他把水缸挑满。过路的人知道他和气，也往往向他讨一个火吸烟，或是借一只水瓢来喝一回凉水。在夜里，赶夜路的人算计路程，他这里也仿佛一处小小的站头，远远地望见他的小屋里还有光亮，心里都会一阵高兴。冷天可喝到一碗热茶，月黑头的时候，可以得到一棵干透了的葵花秆，燃起一小片猩红的光亮。过了他家之后，一直走到青木桎，小路近旁都见不到人家了。每逢他家的那一条黄狗叫起来的时候，那多半是有陌生人过路，他就走到檐下来，挥着手，把狗吆开……

他就这样在这条石板路的一旁，守候着什么似的，不声不响地度着时光。

曾经有过好几次，他病了，病得很厉害，一连几天都起不了床，人们来看望他，都以为他要去了。不是人生七十古来稀？这儿的庄稼人既不厌恶生，但对死也一点不怯惧，说起来的时候总是静静的，时候到了，就该回去。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一次又一次的，他终于没有离开这人世。象一棵坚韧的草茎，在风雨袭来时弯下腰去，过后又依然伸直起来。不几天，他又撑持着，披了一件棉袄，在自家门槛上坐下了，渐渐地又拾起家里和地里的事情。仿佛他的生命和那些山林一样，是无声而长久的，又仿佛他不能死去，是因为他还有什么丢不开，他这样守候着的，还迟迟地没有到来……

(二)

农历六月开头，骄阳炽烈地在落溪坪的顶上照耀，把田野持久地置于它的光照的灼热之中。山上的树，斜坡上的包谷，平坝上的秧子，还有所有的草丛和灌木丛，都不得不紧迫地用自己的须根向土地吮吸。土地的水分仿佛全被吸到茎和叶片上来了，以至桐树的阔叶展开到最大，包谷的叶片伸延到最长，瓜藤牵连到好远好远，秧子呢，则严严实实地遮没了整整一坝水田。除了静静的石板路依旧蜿蜒而外，整个落溪坪的山野是一片湿润、饱满而凝重的碧绿，浓郁到仿佛透不过一口气来。

斜坡上和坝子上是沉睡一般的宁静。田野是因为紧张才寂寂无声。要是秧叶能象大雁一样迁徙，也就会退到浓荫里；但山树也好，包谷和稻秧也好，它们都不能，只得站在原地，或者被蒸溶，或者争得自己的籽粒。一切都白热化了；在寂静之中，简直可以听到须根切切地吸吮，叶片嚓嚓地伸长，四下里是一片细碎、繁杂而艰难的轻响，沙沙地搔爬着人的心。风为之而息下来了，轻轻地也不敢吹拂，鸟儿们屏住了声息，不知躲到了什么地方；彩云也只留下

淡淡的一缕，悄然地挂在远天的一旁。

正午过后不久，刘三老汉独自一人，伏身在斜坡上的一片包谷林之中。茂密的叶片完全把他遮没了。他的长衫的前襟撩起来，掖在腰间的布带上，佝偻的脊背深深地躬着，握了一只水瓢，一步步往包谷林的深处挪动。乱纷纷的、油绿到发黑的包谷叶，在他的身边象刀剑一样交错，笼罩着一片静止不动的、叫人心慌意乱的闷热。每移动一步，衣襟都把包谷叶牵擦得窸窣作响，同时有更猛烈的溽热扑到人的脸上。那些伸到面颊上来的叶片，是无法撩拨开的，尖梢刺着他的干枝桠一样的手背，叶齿从他的瘦黑的脸上划过，茸毛粘上他的细细脖颈；汗水跟着就沾湿了那些碎屑，并深深地浸到划出来的细小的口子里去，让人的脸和手都辣辣的。

泥土渴透了。在叶片底下，在这隐藏起来的、水底一般葱绿的一隅，褐黄色的粘土把水分失掉之后，变成很浅的黄色，石块一样的灼热和坚硬，连人的脚步也不能把它踩碎。包谷的藻红色的罩根一株株地露出来，象爪子一样紧紧地抓住土地，和土块牢牢地凝在一起。要在泥土含着湿气，经过一个夜晚之后，在清晨还会有一点润湿的露水，现在呢，连露水也凝结不起了，土地整天都是干渴的。一只很大的黑蚂蚁，匆匆地钻到裂开的泥缝里去了。一只淡绿色的螳螂，倏地从眼前跳开。后来，刘三老汉终于谨慎地把木瓢贴近一株包谷的罩根，把水灌进筋络一般的细根的空隙里，让水从那儿浸到泥土里去。

水刚一沾着泥土，就发出吱吱的声响，又细碎又清晰，一点也不流淌，马上就被吸干了，在细根的周围留下一小圈淡淡的影子。眼看那影子很快淡下去，一会儿就只剩下一点差不多不能辨认的痕迹。本来，刘三老汉是把一瓢水匀称地分成两半，分给两株包谷；但这是从桶里舀出来的最后一瓢了，没有盛满，是浅浅的，他就全部给了这一株。